

2024年第44期新闻稿：一个子孙后代要去博物馆才能看到枪支模样的世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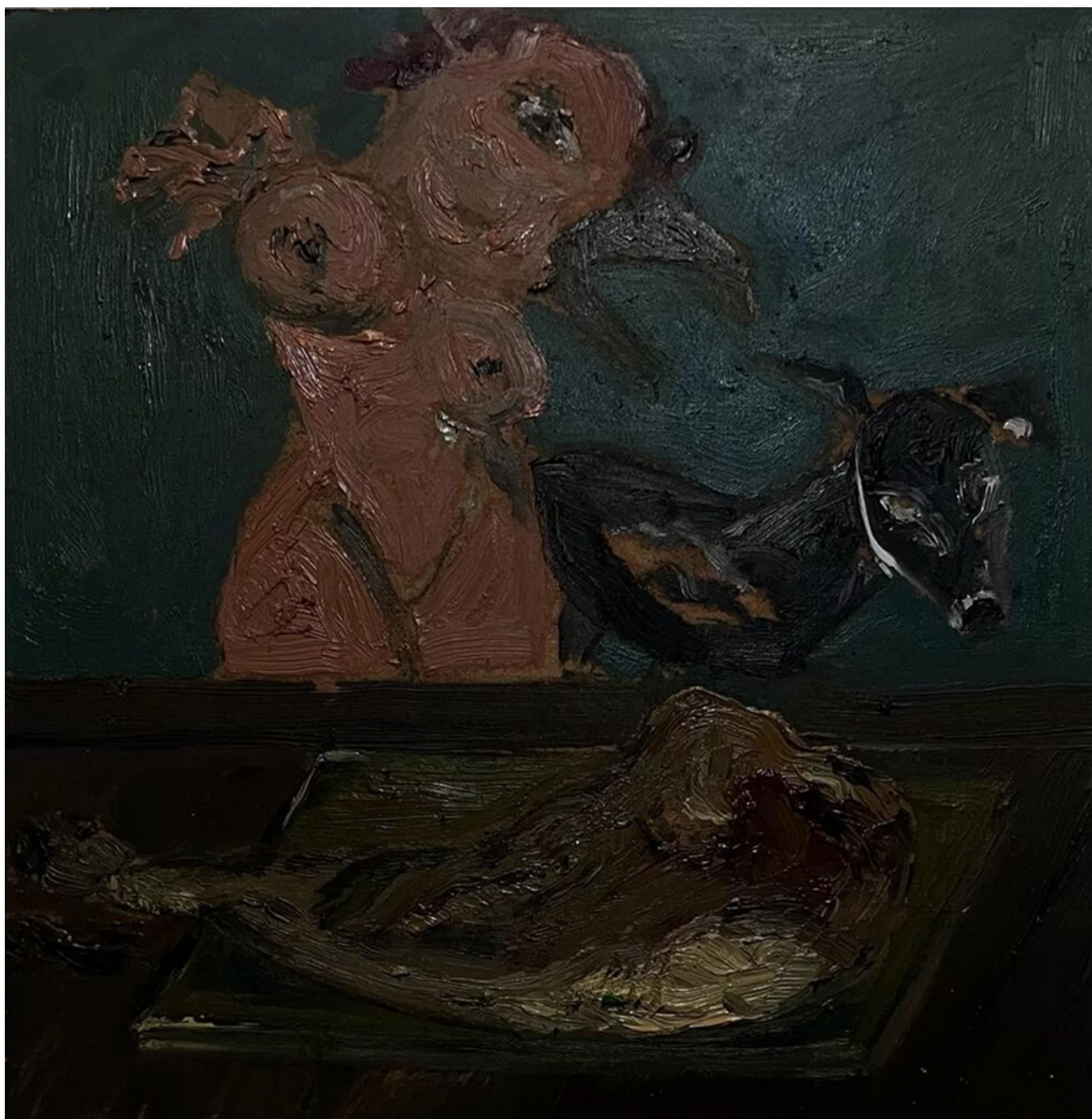
《风中飘荡》尤里尼图亚·达瓦桑布（蒙古国）作于2023年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1919年，温斯顿·丘吉尔写道：“我强烈赞成对未开化的部落使用毒气。”丘吉尔当时作为英国陆军和空军大臣，正在处理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叛乱的问题，他认为，使用毒气“会散布强烈的恐怖感，但不会对大多数受影响的人造成永久性严重后果。”

一战中的**毒气战**有：1914年8月，法国首次使用催泪瓦斯；1915年4月，德国使用氯气；1915年12月，德国使用光气（进入肺部导致窒息）。1918年，发明使用氯气和光气作为武器的弗里茨·哈伯博士（1868—1934）获得了**诺贝尔化学奖**。令人痛心的是，哈伯博士还研制了氢氧化物杀虫剂**齐克隆A**和**齐克隆B**，后者在大屠杀中被用于杀害600万犹太人，其中包括他的一些家人。1925年，《日内瓦议定书》**禁止**“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气体、毒气或其他气体以及细菌战方法”，从而推翻了丘吉尔关于此类武器“不会对大多数受影响者造成永久性严重后果”的说法。他的评价不过是战争宣传而已，无视诸如“未开化部落”等人民的生命，而这些人正是这些毒气的使用对象。1915年左右，一名匿名印度士兵在欧洲战壕的泥泞和毒气中跋涉时，在一封家信中**写道**：“不要以为这是战争，这不是战争。这是世界末日。”



《地板与天幕之间》迈萨·阿卜杜拉（阿联酋）作于2023 年

战争结束后，弗吉尼亚·伍尔夫在她的小说《达洛维夫人》中写到一名退伍士兵，他在恐惧的驱使下说：“世界摇摆不定，颤抖不已，可能会燃起熊熊大火。”这种情绪不仅适用于这位退伍士兵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：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，即被一种世界陷入火海却无力阻止的恐惧所围困。

今天，当北约在乌克兰的挑衅将**核冬天**的可能性摆上桌面，当美国和以色列在全世界惊恐的注视下对巴勒斯坦人民**实施**种族灭绝时，这些话引起了人们的共鸣。今天回忆起这些话，不禁让人怀疑：我们能否从这场长达一个世纪的噩梦中醒来，揉揉眼睛，意识到生活可以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继续下去？这种疑问来自于一抹希望，而不是任何真实的证据。我们厌倦了屠杀和死亡。我们希望永远结束战争。



《卖西瓜的人》伊斯梅尔·谢赫利（伊拉克）作于1958年

在今年10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上，九个成员国发表了《喀山宣言》，对“暴力上升”和“世界各地武装冲突延宕”表示关切。他们认为，对话胜于战争。该宣言的主旨与1961年美国
总统约翰·肯尼迪的军备顾问约翰·麦克洛伊和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瓦列里安·佐林之间的谈判不谋而合。关于全面彻底裁军商定原则的《麦克洛伊-佐林协定》**提出了**两个重要观点：第一，应该“全面彻底裁军”；第二，战争不应再是“解决国际问题的工具”。今天，这一切都没有提上议事日程，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北方正像一条愤怒的巨龙喷吐着火焰，不愿与对手进行真诚的谈判。1991年苏联**解体**后形成的傲慢态度依然存在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喀山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**对**BBC记者史蒂夫·罗森伯格说，全球北方领导人在会议上“总是试图让我们（俄罗斯人）认清自己的位置”，并将“俄罗斯贬为二等国家”。正是这种优越感决定了北方与南方的关系。世界需要和平，而为了和平，必须平等、真诚地谈判。



《给予之海》里姆·贾利（苏丹）作于2016年

和平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：被动和平或主动和平。被动和平是指在相对缺乏持续战争的情况下存在的和平，但世界各国仍在继续扩充其军火库。现在，军费开支已经超出了许多国家的预算：即使没有开火，也在购买武器。这就是被动和平。

主动和平是把社会的宝贵财富用于结束人类所面临困境的和平。主动和平不仅仅是结束枪炮声和军费开支，而是大幅增加社会开支，以消除贫困、饥饿、文盲和绝望等问题。发展——换句话说，克服人类承继于过去并重现于今的社会问题——有赖主动和平的条件。社会创造的财富不应使富人的腰包更鼓，不应助长战争引擎，而应填饱更多人的肚子。

我们当然想要停火，但我们想要的不止于此。我们想要一个主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。

我们希望有这样一个世界：我们的子孙后代必须去博物馆才能看到枪的模样。



《指甲花天使》哈桑·哈贾吉（摩洛哥）作于2010年

1968年，美国共产主义诗人穆里尔·洛基瑟写了《诗（我生活在世界大战的第一个世纪）》。我常常想起其中关于报纸刊登“不负责任的报道”（careless stories）的句子，以及洛基瑟对我们能否从失忆中醒来的思考：

我生活在世界大战的第一个世纪。
 大多数早晨，我或多或少都会精神错乱，
 报纸会登出他们不负责任的报道，
 新闻将从各种设备中涌出
 不断被瞄准未曾谋面之读者的推销广告所打断。
 我会给其他设备上的朋友打电话；
 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因为类似的原因而疯狂。
 慢慢地，我就会动笔写了，

为未曾谋面和未曾出生的人写诗。
在白天，我会想起那些男人和女人，
勇敢，跨越遥远的距离设置信号，
考虑一种无名的生活方式，其价值几乎无法想象。
灯火渐暗，夜色渐明，
我们会试着想象他们，试着找到对方，
构建和平，创造爱，实现和解
睡梦中醒来，我们彼此相伴，
我们与自己相伴。我们会尽一切办法
达到自我极限，超越自我，
放下，就是唤醒。

我生活在这些战争的第一个世纪。

你能超越自我吗？

热忱的，

Vijay